

时间的 棱镜

朱妍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时间 的 棱镜



棱 镜

朱
妍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的棱镜/朱妍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7
ISBN 978-7-5426-4795-5

I. ①时…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3571 号

时间的棱镜

著 者 / 朱 妍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李 珏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思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7.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795-5/I·879

定 价 / 29.8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致 读 者

在快餐文化时代，到处是廉价的欢愉。人们从内心里渴望一本书——它不是一盘炸薯条，只为搏得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它应该是闪电，是利刃，是斧头，是饥饿的颚骨。如果我们读一本书，它不能劈开我们的硬壳，在我们的良心上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直面流血的内心，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它呢？

这本书不单单针对某个热门事件，某种现象，而是着眼于我们自身，着眼于整个人类。小说尝试着将神话与真实事件，历史与主观猜想结合起来，凿开一扇通向其他可能性的门，借此希望将读者的思想空间进一步拓展，使复杂交织的主题涵义得以更好地体现。

这本书很难猝读，有时你甚至觉得自己需要像牛一样长两个胃，不停地反刍，才能消化吸收书籍的精华；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书，它会像一把剑，剥开假象，刺穿你内心的硬壳，直达柔软的内心深处，让你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存在？我该如何生活？

朱妍

2014年3月10日于北京

主角个性素描

图拉佐——如果你善于总结的话，你会说他是那种人：拥有极其敏锐的眼睛和极具耐受能力的心灵，同时还拥有神秘莫测的天赋。一副紫酱色的冠赘生于他的头顶，它标注着这颗大脑是一个沸腾的容器，不停翻滚的思想的气泡，给他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

海德——仿佛是在狂风暴雨中诞生，在雷鸣电闪中过活。他是个拥有铁一般意志的骁勇之士。软弱和屈从，这样的词压根就不会出现在他的字典中。从他身上，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

咯佳——天赐六角星形烙印。她天生一副美德与智慧交相辉映的金色瞳仁。图拉佐为之命名“冬日原野”。她是一个拥有黄金品质的人，温柔、聪慧、单纯，必要时可以奋不顾身，很显然拥有这类品格的人极容易遭到魔鬼嫉恨。

琪琪——婀娜的身材，顾盼流转的眼波以及唇角边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弄。某种与天性相符的，精神上的失衡，给她的性格增添了一点刻薄，轻浮的东西，这使她的行为举止在大家眼中总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

前言 时间的自述

在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背后，站立着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位超越万物的智者——名叫时间。时间居住在你的体内，它就是你的身体，换句话说，敞开着的天地万物，时间的戳刺，所有的人都是一只只按照相同的节奏摆动，却又形貌各异的时钟，再也没有什么人和钟的区别，只有一个钟人，或一只人体钟，他们行走穿梭形成钟的迷雾，时间的河流，每一刻都更接近湮没。

时间——

我，沉默和冷漠的代言者。我是君王，是杀人于无形的凶手，也是天才的雕塑家，画家。如果生活就是一出戏，毫无疑问，我将是唯一的观众。关于我，至今人类世界的物理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时间是什么？宇宙空间里时间是否真实存在？……唉！这是我的悲哀，我该如何向人类描述并定义我自己呢？当你吃一个苹果时，你并不能一下感知整个苹果的性状。事实上，你所能表达出的只是一连串自我的片面感官之感觉，诸如这个苹果是红色的，闻起来很香甜，吃起来脆又多汁等等。对一个苹果尚且如此，人们又如何获得我的全貌呢？对人类而言，我是不可知的，就如同真理，存在，还有生活一样，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探求它们的真相，却始终无法获得。因为我们（我和真理，存在，还有生活）本身是一体的，人们身在其中，只能以各

自的方式体验着我，感悟我的时时刻刻。

虽说我与茫茫宇宙没有隔绝，只有交融，但感觉上我是孤独地站在万物之外。我的痛苦在于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腐烂，只有消亡，一切的一切像灰尘一样四处飞扬……大地在断裂，河水都已干涸，到处是支离破碎的骸骨，无数的人间幻象在尖叫声中爆裂，消溶于静止。我是孤寂的，只是我的孤寂过于喧哗，我听到、看到的太多太多。作为旁观者我倍感抑郁——因为世间包罗万象的魂灵在自身中奔跑、迷路，游觅至极远、极高之境，却难免掉落衰朽的深渊；作为旁观者我也每每陷入狂喜——因为生命之流，万物在其中流动，涨潮，落潮，这短短的生命潮涨潮落却如万花筒般精彩纷呈。

从心底里说，我热爱生命——真的，当我对腐朽之物极其厌恶的时候，也最爱它。生命的力量，强大，却无半点声息，它对我施展磁铁般的吸引力，不容违逆地拉着我跟随人物和事件往下走，走下盘旋向下、宿命般不可预知的存在之梯。我的观看只是有幸见证——在那螺旋阶梯的尽头，我看见了人类世界的所有荒芜，或者更甚于此，也许那里有一种脉冲，使得人们在通往自我毁灭的捷径上迅速奔跑。我是看客，比所有人都看得远，看得清楚，但不能够干预，或许我所追踪的人物和事情，都因我的观看而存在。看啦，血色月光照耀下的笼中纷争，大逃亡，托勒海的胡杨，星槎之谜，血色迷途，康提巴尔，巅峰对决……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场景，没有任何节奏，没有任何原因，但又好像彼此连接。一个被撕裂成片的世界，缓慢，忧伤，充斥着混乱与秩序，毁灭与生存，遗忘与记忆，有朝一日这些碎片会重新汇集起来的。

打开这本书就如同手持一面棱镜，那是我——时间的镜头，播放，倒回，随机暂停，你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踪迹难觅的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当然，也不仅仅是人类。

目 录

主角个性素描	1
前言 时间的自述	1
第一章 陌生的我	1
第二章 养鸡厂的离奇事件	6
第三章 幕后策划	13
第四章 侥幸逃生	21
第五章 图拉佐的时间沙漏	28
第六章 流泪的戈壁胡杨	33
第七章 一部世代相传的树族传说	40
第八章 胡杨之死	47
第九章 水蛇吉摩路什	54
第十章 寻找入口	61
第十一章 蟒魔之怒	67
第十二章 爱的烙印	72
第十三章 穿透物质的阻挡	80
第十四章 洞穴之谜	87
第十五章 褪变	97
第十六章 银发鸡足翅膜人	102

第十七章	格尔木河畔	108
第十八章	燃烧的火焰	112
第十九章	鬼影出没	117
第二十章	一场别开生面的死亡仪式	123
第二十一章	绝境逢生	131
第二十二章	森林精灵	137
第二十三章	走出云杉林	144
第二十四章	陷入流沙	151
第二十五章	蟒魔的异化过程	157
第二十六章	死是一扇门	163
第二十七章	由死复生	172
第二十八章	阴阳同体人的后现代生活	177
第二十九章	听幸存者讲述那场灭绝种族的战争	186
第三十章	遭遇绑架	198
第三十一章	蛊惑人心的演讲仪式	206
第三十二章	面对“智慧之眼”	212
第三十三章	为爱而死	219
第三十四章	巅峰对决	229

第一章 陌生的我

一朝醒来，面目全非，我不是我，你不是你，我们都不再是往昔的自己了。

蟹壳青的天边微微露出了一线曙光，静悄悄的托勒海正一点点掸去身上的灰暗，显露那戟震生命的色彩。各种微妙的声响，充斥在荒野之中，那是无数梦魂匆匆而过的足音，也是万物苏醒时生命的振动。

托勒海的顽强不屈就像战士似的藏身在这片看似贫脊、荒芜的土地之上，繁衍成无数种形式，以不同的生命形象显现出来：看哪！形态各异的荒漠植被；野兔在空疏的沙砾间探出头来；一只沙鼠似乎嗅出了空气中某种陌异、危险的元素，它谨慎地呆在自己藏身的洞窟。

没错！在山脚下，白寥寥的像截沙生植物干似的躺着四个怪物，他们看起来像人又不完全是人。在我“时间”的蜻蜓般复眼中，天地万物，甚至是最微小的尘埃颗粒，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单词，所以整个宇宙就是一种语言，一本在我面前打开的书籍。单词与单词之间互不了解，但是意义就存在于语言之中。我最清楚这四个怪物的来龙去脉，他们已经昏迷了好久。现在，他们即将——

最早苏醒的一个艰难地抬了抬沉重的眼皮，他立即感觉到痛像钻入了骨髓里，全身上下都痛得发抖，然而这痛里夹杂着一种奇异的新鲜感，仿佛在他昏迷的某时某刻，自我的身体被撕成了一堆碎片，任由一只外来的、看不见的手臂按照特定的顺序将他捏拢，然后塑造成一个完整的、全新的“自我”。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先是天空，峭壁，连绵的山脉，蛮荒的大地，接着他看到了什么？身边躺着三个白寥寥，似人非人的动物，看起来有点像“白蝙蝠”。我这是在哪里？然后他下意识地瞅了瞅自己，发出了毁容者瞧着镜子里的自己时才有的惊呼。——说是“惊呼”，其实从他嘴里发出的是像鸡那样的咯咯叫声。另外三个，也陆续醒来。他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谁也不认识谁。这个场面颇有趣味，一朝醒来，面目全非，我不是我，你不是你，我们都不再是往昔的自己了。然后他们开始大声尖叫。也许这举动源于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的旧习性：鸡的感觉器官较为敏锐，富有神经质。任何新的声响、动作、物品等突然出现，都会引起一系列应激反应，如惊叫、飞跃、逃跑、炸群等……

他们看着自己——从头到脚，像一件大衣一样将自己里里外外翻个遍。结果发现一个生命死亡了，另外一个已经诞生。原来的那个“我”，在一场剧变中，从里到外一下子更新了。噢！一个深深根植在“我”体内的陌生的我。

此时，太阳升起来了。一束束阳光的长矛刺向他们新生的皮肤。他们跟随着生命的韵律，呼吸。呼吸。把阳光，空气，风，尘埃统统吸入身体，他们感觉到自身随着肺叶的膨胀，变得更丰满，更大，更宽阔。

那个他们所称之为“过去”的，已经变得像他们自身一般难以辨识，已经彻底脱离了活生生的生命之源。“未来”就如同视野边缘的那道朦胧的蓝色山峦，与明耀的天幕相交汇，犹如一个静止的梦影。

而“现在”正被他们激情的波浪推动着，紧紧裹挟住，涌向辽阔的大海。

这是我吗？海德的表情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神色可谓如出一辙。可开口讲话的时候，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变宽的舌头，脱落了硬喙的嘴唇以及新生的牙齿，仿佛自己正透过另一副陌生的喉舌来说话。

海德一下无法适应全新的自我。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觉得，他还是那个他，跟以前一样，只是时间在这里出现了断层。在这个凝固的时间里，命运像是被锁定在某一布局中——他们所有的生活目标都这样富有戏剧意味地“达到”，而又统统落得个意想不到的下场。

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海德甩了甩发涨的脑袋，心里懵懵懂懂地升起一股不甘心、不情愿的感觉。我宁愿变成别的样子，聒噪的麻雀、摇摇摆摆的鸭子、肥鹅，或是丑陋的蝙蝠，什么样子都行，只要不是现在的这副尊容……瞧瞧我们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嗯……看起来，我们和墓室里的那些怪物是同一类啊！我们也成了异化人。

“异化人”这个名词如利刃直刺进琪琪的心坎。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那些怪物的模样就像堵在她喉头的一口又黄又黏的浓痰，咳不出，咽不下。呸！琪琪啐了一口。让那些大嘴巴畜生见鬼去吧！我可不想和那些恶心的怪物沾一丁点儿边。

琪琪别过头去，她不想看这个失去羽毛的裸体的自己。生命像一块皮屑一样脱落了。如今，她白皙光洁的皮肤看上去透亮亮的，而又黏乎乎的，像融化的奶油在阳光下流淌着。一条条蓝色血管宛如蚯蚓状在肌肤上游走。还有那令人吃惊的线条，柔软的身体轮廓，真的如海德所言，她看上去确实似人而非人。

为什么？她噘起嘴，脸型顿时变得尖锐。这恰恰是她——琪琪的内心写照，尖刻，像一枚梭镖。难道这是命运对我们的嘲弄？仅仅

因为我们反抗人类，不接受与生俱来的命运安排，从铁笼子里逃出来？天知道，我只想要自由，从来也没有想过篡夺这个世界。

草丛里，一只野兔与图拉佐四目对峙，它纹丝不动地呆立在那儿，从它因惊恐而放大的瞳仁里，图拉佐看到了一个足足有一米高的银发鸡足翅膜怪人。尤其是那一头闪光的银发像一顶漂亮的银帽子。标志性的酱紫色月牙形赘生物，将银色的波涛分成了两半。一股绝对惊慌，席卷他所有感官，好像这对峙的过程把动物受惊的凝视拽向了自己的内心。他下意识地用皮膜质“大披风”（从手腕处开始一直延伸到尾椎）把自己包裹成一个“蛋”。在一片孤寂的空白中，他想象自己是一面拭净的板，一张白纸，一颗未孵出的蛋。

图拉佐蜷缩在那里，如同退回到童年早期般甜蜜、模糊、安全的世界。他让寂静包围着自己，可这寂静像在喧闹，大地干旱且充满灰尘的叹息；突然响起的沙沙声，那是风卷起枯叶，这一切都像是低语，使得寂静叫人不堪忍受。尤其是自内心深处不断涌来的那些意象，看不见的过去爆炸一般进入他的记忆，他和混乱之间，只有一膜之隔。

一下轻柔的碰触。他抬起头来，看见那双淡金色瞳仁。咯佳以她独有的方式走进他们已经流逝的岁月中的某个片断。望着她，望着她头顶赘生物上那颗醒目的六角星形印记，图拉佐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隐隐作痛。

旷野上阒无一人，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一阵阵旋风卷起萧索的枯枝败叶。

咯佳忧伤地望着图拉佐。那双眼，在那光亮、迷惑的深处，能看见世间所有的疏离、陌异，或者更甚于此……她的声音听起来依旧纯净如银，只是多了几分忧虑：嗨！图拉佐。我的记忆好像出了问题。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一刻，我的腹内好烫，还有……我的心急剧颤抖，错过了一次跳动！

她的话把大家抛入了记忆的洪流。一个又一个记忆的碎片。一浪接着一浪。他们像是在暗流中摇摆的水草。回溯。穿越时间，往回走。他们伸出手来，把时间定格在某个闪光的时刻，共同重温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那不同寻常的往事……

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同时，一切都是虚幻。

第二章 养鸡厂的离奇事件

那天在养鸡厂。

太阳刚刚从它栖身的地穴里钻了出来，躬腰塌背，睡眼惺忪，上天梯时走走停停，大口喘气，脸涨得通红，活像一位疲倦不堪的老矿工。要不了多久，太阳就恢复了精力，它点燃火焰一般的金色光芒，把黑暗拨拉开。

一缕阳光溜进鸡场后院看门人破旧的瓦房，顺着污秽不堪的墙壁滑下，像蝥蛇一样悄悄窜过桌椅，爬上床，在花花绿绿的棉被上登陆，然后悄无声息地现出原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呻吟着将棉被下蜷缩的身体舒展放平，他体内的生物钟又一次在光线移动到固定的时刻将他唤醒。

他人生的锚早已在多少年前就已固定。生活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套程序——开门、关门、扫鸡屎、擦鸡笼、拖地、喂食，一日三餐。生活完全落入了一个没完没了、循环往复的圆圈。他总是带着这种模糊的怅然若失的感觉，在无数个早晨醒来。有时这会让他产生溺水的感觉。他躺在床上，想象着自己高举双手，随波起伏，渐行渐远……或者，我再也不起床了！同意。他对自己说。此时此刻他放任自己，将身体整个缩进被窝，如同一个羊水中的胎儿。这一天，下一天，再下一天，他想象自己就这样窝在越来越邈远的床单上，不吃

不喝不屙不尿，保持同样的姿式，直至零。消失，不存。变成无物，变成一抹灰尘，只留下呛人的微痕。

噢！他猛地坐了起来。

规划整齐的城郊养鸡厂从空中俯看就像汉字“国”，前面两排鸡舍，后面那一“横”白天是鸡饲料仓库以及看门人宿舍，晚上是各种夜间生物的偷盗乐园。一条石板路成为纵贯两排四间鸡舍和大仓库的一“竖”。而这个看门人，无疑就是那至关重要的一“点”，就目前他所站立的位置而言。现在那个“点”开始沿着惯常的路径移动：左转，向前，一直向前，走到头接着左转，最后停在正对大门的左首第一排鸡舍门前——和往常一样他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项工作。随着“嘎……吱”一声响，沉重的铁皮门被推开了一道缝。阳光捷足先登，它挤了进来，吹响嘹亮的晨号，宣告庆祝新的一天的 party 正式开始。细小的尘埃开始在镀金的光线里跳跃，那就像是一场无比奇妙、美丽的舞蹈，世界的运动大抵如此，只不过更为壮观。笼子里的鸡仔们纷纷转过脑袋观看晨起的例行仪式，如同风追随屋顶的风向标一样，或左转，或右转，或上或下，几百个头戴红冠的脑袋上下左右运动，状似钢琴家指下的琴键子，被无形的手指拨弄来拨弄去。

鸡房里暖暖的，弥漫开一股呛人的味道。这气息让我联想到一只张大的熊嘴，在这张谁也不想闻的臭哄哄的“大口”里饲养着约摸两百只白毛、红冠、金爪的品种鸡。他们被关在一只只铁笼子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全由一只叫“市场法则”的游戏手柄来控制。我穿梭在这些动物之间，看众生避难一般，藏匿于各自的形体之下，他们的存在似乎本来就是无意识的，麻木的，或者沉睡的，我想到了海德格尔的“面向死亡的存在”那一说。但是我的雷达总能捕捉到一些奇异的思想，它来自笼中的一只鸡。他的眼睛里有种奇怪的表情，那是

一种内在的火焰，他好像在燃烧似的。我观察他，探究他。我开始回到他的出生时刻，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名字叫图拉佐。如果你连读三遍他的名字：图拉佐，图拉佐，图拉佐，你会想到什么？也许你开始笑了，一只鸡也有名字？是的，不可否认，他的名字古怪又搞笑。也许你还会问：他的名字从何而来？这答案恐怕只能问他自己了。但是我可以申明，他和那位古希腊哲学家，这下也许有人猜到了，没错，就是那个柏拉图——他的“理想国”早已在时间的进程中分离析。我敢断言，他们之间毫无瓜葛。

他惯常的姿态是左足单腿站立，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乍看之下他的模样可不咋的，似乎总带着病态，而且他的脸看上去发紫，是那种略显苍白的紫色。鸡冠的颜色也属同一色系，只不过色度不同，呈现出冻疮般透明的酱紫色。他全身的羽毛白中泛灰，就像是那种无人照料的老宅子里的旧地毯，因岁月已久，蒙上了一层灰尘。在满眼纯白红冠金爪的鸡群里，他的外形确实是个另类，也许是上帝之手在造物之时，使用了绘图软件中的滤镜功能，给这个宠儿添加了蒙尘效果并改变了色彩的亮度和饱和度，使他一眼看上去就与众不同。就内在而论，在鸡群里他的聪明才智为他赢得了天才的美誉，而且他在某些方面警觉得出奇，换言之，他具有超自然的特质，能够预见到别的鸡永远看不到、想象不到的事情。这让他明显地不属于大众，他属于引导，指挥民众的高高在上的领袖。比方说，他像读唇语一样去读大自然的种种预兆。在他童年时，他的一个玩伴夭折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他在干什么，是啄食、喝水、玩耍、睡觉还是拉屎，他都能听到在他头顶的某个地方传来小伙伴那可怜兮兮的临终前的哀鸣。后来他渐渐长大了，小伙伴的哀鸣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虚空的喧闹声，那像是一场嘈杂的声音的盛宴——喧哗，急迫，所有的嘴同时说话，有哭声，有笑声，有运动的喘息声，有模糊的吵架声，有吃东西的声音……他常常说大自然对凡人耳语，却对我狂啸！他内